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六

左編

宗類

漢劉長劉安

亂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
帝八年從東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
王不敢內宮爲築外宮舍之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
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
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
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

白辟陽侯不強爭厲王母已生厲王志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繫滅布即立子長爲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卽位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乃往詣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裏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

趙王如意子毋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戮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上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上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

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遂漢所置而稱自置相二千石皇帝號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于天下甚非可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

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休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染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士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黷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此入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責之，勇當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于大王之手，明矣。

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
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項王亡道高帝奪
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
之千古秦漢用之千古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
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于大上不可得也亡之諸
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主者坐
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衛主客出入
殿門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諠及以亡名數自
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
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

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
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
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亡死
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辜過恐懼
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于
上群臣皆得延壽于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熟計
而疾行之行之直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
說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浦侯柴武太子竒
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闕越匈奴事覺治
之廼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

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于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郫遣其子母從居縣爲祭蓋家室皆曰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三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從居于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

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
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
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袁
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奈
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
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
發封、餽侍者皆棄市、迺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
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
八歲、迺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陽
用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

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
放逐骨肉周公殺管叔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
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
追尊謚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
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天迺徙淮南王喜復
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
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廬
江王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
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迺屬
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由城侯

將兵救淮南王。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迺勞告之。曰。南方卑濕。徙王王于濟北。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爲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僊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辨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

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冥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群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歿，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恠之，愈益治攻戰，且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王有女陵，彗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爲中詠長安約。

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
幸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太子
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迺與太子詐
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
終不近妃妃求去迺上書謝歸之后荼太子遷及女
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至繫人太子學用劍聞郎中
雷被巧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
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
數惡被主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年被遂
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

太子王王后計欲母遣太子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會有詔卽訊太子漢公卿請逮捕治之王恐欲發兵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顏童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殺當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天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適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耻之爲反謀益甚

諸使者道長安來爲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
有男即怒以爲妄言非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
等部署兵所從入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后太
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
子不省其父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淮南王有兩
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不得爲侯陰結交欲害太子
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建建具知太子之
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
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
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

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適疑淮南有叛逆計，深探其獄。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爲效，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問，被爲言發兵權變。於是王銳欲發，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

欲如伍被計使人爲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卽刺大將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爲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來呼言曰南越兵入欲因以發兵廼使人之廬江會稽爲求盜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卽罷相計猶與未決太子

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歿以爲口絕
乃謂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計事者王
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
太子自刑不殊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
罔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
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
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
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
其國爲本不當相坐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
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太后諸所與謀皆收

夷國除爲九江郡

晉八王

附石苞子崇

晉武帝泰始元年封祖叔父孚爲安平王叔父亮爲扶風王佃爲東莞王彤爲梁王倫爲琅邪王弟攸爲齊王又封群從司徒望等十七人皆爲王帝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衛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咸寧三年衛將軍楊珧等建議以爲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

爲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爲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扶風王亮爲汝南王都督豫州諸軍事，琅邪王倫爲趙王督鄴城守事，勃海王輔爲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以東莞王佃在徐州徙封琅邪王，又徙太原王顯爲河間王，其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

司馬亮懿第四子也。武帝踐祚，封汝南郡王，持節都督關中。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以亮爲宗師。本官如故，使訓道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

事聞奏帝大漸詔留亮安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
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已辭疾不入
於大司馬門外叙哀而已表求過葬駿欲討亮亮知
之問計于廷尉何勗勗曰今朝廷皆歸心于公公何
不討人而懼爲人所討或說亮率所領入廢駿亮不
能用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日以亮爲太宰
錄尚書事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亮論
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衆心由是失望楚王
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
買后旨誣亮與驩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

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牆而呼。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义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爲肇所執。

司馬瑋，武帝第五子也。初封益寧王。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軍事。武帝崩，入爲衛將軍，領北軍。中侯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璠，以瑋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璠爲益寧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薄于，行爲瑋所疑。璠憂其爲人慮。

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攀
矯稱瑋命構亮瓏於賈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爲詔
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宜詔令淮南長沙
成都三王屯官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齎以授瑋又
矯詔使亮瓏上太宰太保印綬侍中貂蟬之國官屬
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瓏官屬遂收亮瓏殺之岐盛
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
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
賜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而走瑋左右無
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

奏王東帝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于虎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

司馬倫懿第九子也武帝時封趙王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氏羗反叛徵還京師尋拜車騎將軍深交賈郭諂事中宮大爲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頠復不許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賞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

可移。乃說倫嬖人孫秀。秀許謚言于倫。倫納焉。遂告
通事令史張林等。使爲內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
明。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說
倫。今且緩其事。買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
讐。亦足以立功。倫從之。秀巧微泄其謀。使謚黨頗聞
之。倫秀因勸謚等早害太子。以絕衆望。太子旣遇害。
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
復告右衛伏飛督閻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丙夜。一
籌以鼓聲爲應。至期。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
賈謚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

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又矯
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同將三部
司馬百人排閣而入華林令駱休爲內應迎帝幸東
堂遂廢賈后爲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吳太妃趙粲
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以廢后事仍
收補賈謐等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坐皆夜入
殿執張華裴頌等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郎
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等以爲沮衆斬之以獨倫素
庸下無智策復受刺于秀秀之威權振于朝廷天下
皆事秀而無求于倫秀起自琅邪外史累官于趙國

以誚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後忠良以選，私欲司隸從事游顥與殷渾有隙，彈誘顥奴晉興爲告。顥有異志，秀不詳察，即收顥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己部曲督前衛尉石崇黃門郎濟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秀驕僭，內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鎮誅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允知倫及秀有異志，陰養死士謀討之。倫秀深憚之，乃奪允護軍，徙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拜。秀遣御史劉機逼允收其官屬以下，劾以拒詔，大逆不敬。允視詔，乃秀手書也。

大怒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帥國軍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尚書令滿奮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倫偽讓不受。于是宗室諸王、群公、卿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造。倫乃許之。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驛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近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

居金墉城尚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寔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崔隨樂廣進璽綬于倫乃僭卽帝位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于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時齊王冏河間王顥成都王穎並擁強兵各據一方秀知冏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爲三王叅佐及孫秀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實忌之林爲衛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潛與琴賤且說

秀專權動違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排亂朝廷可一時
誅之。琬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於
是倫請宗室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輿入。因收林
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秀
及超猗遽走出右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執前將
軍謝悞。黃門令駱休。司馬督王潛于殿中斬之。三部
司馬兵于宣化閣中。斬孫弼以徇。時司馬馥在秀坐
輿。使將士囚之于散騎省。以大戟守省閣。八坐皆入
殿中坐。東除樹下。王輿屯雲龍門。使倫爲詔曰。吾爲
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以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

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勅將士解兵。文武官皆奔走。莫敢有居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琴皆還汝陽里第。於是以甲士數千迎天子於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琴等付金墉城。初秀懼。西軍至。復召虔。還是日宿九曲。詔遣使者免虔官。虔懼棄軍將數十人歸于汝陽里。梁王彤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彤表。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於是收琴。馥虔。詔付廷尉獄。考竟。馥臨死謂虔曰。坐爾破家也。凡與倫爲逆。豫謀大

事者張林爲秀所殺許超士猗孫弼與秀爲王與所誅張衡間和孫髦高越自陽翟還伏胤戰敗還洛陽皆斬于東市蔡璜自陽翟降齊王罔還洛自殺王與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粲謀殺罔又伏法

劉琨兄弟少時爲王愷所疾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琨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進於後齋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琨深德之及賈謚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

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寔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晏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死綠珠泣曰當效少干官前因自投下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遺流徒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

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凡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

司馬冏獻王攸之子也封齊王冏主簿王豹致牋於冏曰伏思元康已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者乃事執使然非皆爲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覆車之軌欲冀長存不亦難乎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各以方剛強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據于羨藜冀此求安未見其福也因請

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爲北州伯治
鄴岡自爲南州伯治宛分河爲界各統王侯以夾輔
天子岡優令答之長沙王又見豹戲謂岡曰小子離
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岡乃奏豹讒內間外坐生
猜嫌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
見兵之攻齊也翊軍校尉李含奔於長安詐云密受
詔使河間王顥誅岡因導以利謀顥從之上表春秋
之義君親無將岡擁強兵以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
非腹心雖加重責之誅恐不易服今轍勒精卒十萬
與州佐並協忠義共會洛陽長沙王又同奮忠誠廢

同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明德茂親功
高勲重往歲去就允合衆望宜爲宰輔代阿衡之
任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燭天帝幸上東門
矢集御前群臣救火死者相枕明日罔敗又擒罔至
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此左右促牽出罔猶再顧遂
斬於閶闔門外狗首六軍諸黨屬皆夷三旌暴罔尸
於西明亭三日而莫敢收歛罔故掾屬荀闈等表乞
殯葬許之

司馬又武帝第六子也封長沙王楚王瑋之誅二公
也又守東掖門會騶虞幡出入投弓流涕曰楚王儼

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旣誅，又以同母，貶爲常山。王之國，又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又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拒守，又殺之。進軍爲成都，後繼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頃之遷驃騎將軍，開府，復本國。又見齊王冏漸專權，嘗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者皆憚之。」及河間王顥將誅冏，傳檄以又爲內主，冏遣將襲又，又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轆，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冏相攻，起火燒冏府，連戰三日，冏敗，斬之，并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顥

本以又弱罔疆，冀又爲罔所擒，然後以又爲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以爲宰相，專制天下。既而又殺罔，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孫、河南尹李舍等襲又，又並誅之。顯遂與穎同伐京都，穎遣罔客圖又，時長沙國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又爲大都督，以距顯，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又、穎兄弟可以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說穎，令與又分陝而居，穎不從。又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而又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爲未可尅欲。

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又送金墉城又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支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于陛下耳殿中左右恨又功乖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越惟難作欲遂誅又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金墉收又至營衆而殺之又寃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垂涕時年二十八又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

故掾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

司馬頴，武帝第十六子也。封成都王。太康末，拜車騎將軍。賈謐嘗與太子博爭道，頴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頴爲平北將軍，鎮鄴。趙王倫之篡也，及齊王冏舉義，頴發兵應冏，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至黃橋，爲倫將士猗所敗，死者八千餘人。頴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彥策，又使趙驤率衆八萬，與王彥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率三萬人與猗合兵，距驤等稍甲，擢日，鐵騎前驅，猗既

戰勝有輕驥之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穎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興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及正，及穎入京都，誅倫，使趙襲、石超等助齊王冏攻張泓於陽翟，泓等遂降。冏始率衆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穎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冏之勲，臣無預焉。」見訖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行。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穎拜受徵號，讓殊禮九錫，又表

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羈賊相持既久百姓創痍饑
餓凍餒空急振救乞差發郡縣車一時運河北邨開
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人及問敗頴懸執朝政事
無巨細皆就鄴諮之後張昌擾亂荆土頴拜表南征
所在響赴既持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問時頴方恣
其欲而憚長沙王又在內遂與河間王顥表請誅后
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徽又使就第乃與顥將
張方伐京師帝軍于苦山羊玄之憂思而卒帝遂幸
緱氏擊牽秀走之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帝自
緱氏還宮頴遣將軍馬咸助陸機又奉帝與機戰于

河橋又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戟于馬以突咸陣咸
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初
宦人孟玖有寵於穎，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右司馬
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
邪？」玖深怨之。玖弟超爲小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
主者，超將鐵騎直入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
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相及。」戰，超不受
機節度，輕兵獨戰，敗沒。玖機機殺之，譜於穎，曰：「機有
貳心於長沙，宰秀等素誚事玖，相與證之。」穎大怒，使
秀將兵收機。機聞秀至，釋戎服，著白恰，與秀相見，爲

賤辭穎既而嘆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遂殺之穎
又收雲及拯下獄殺之夷三族于是進攻京城時常
山人王輿合衆萬餘欲襲穎會又被執其黨與漸降
穎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皆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
王頤表穎宜爲儲副遂廢太子單立穎爲皇太弟丞
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
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官宿衛僭侈日甚委任孟
玖等大失衆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豨及長沙故將
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軍次安陽衆十餘萬穎欲走
其掾步熊有道術曰勿動南軍必敗穎會其衆問計

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馬王混勸穎距戰穎從之乃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五萬次于蕩陰。眇二弟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衆奄出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于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天子於橐中。超遂奉帝幸鄴。穎改元建武。害東安王繇署置百官殺生自己立郊於鄴南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嬴公騰殺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穎徵浚浚屯冀州不進。與騰及烏丸羯朱等所敗騎至鄴。穎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等距浚。爲羯朱等所敗。鄴中大震。

百寮奔走，士卒分散，頴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太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陽，朱追至朝歌，不及而還。河間王顥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頴，至洛方乃挾帝擁頴反。豫章王并、盧志等歸于長安，顥廢頴歸藩。以豫章王爲皇太弟，頴旣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等起兵以迎頴，衆情翕然，顥復拜頴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頴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起頴以北方盛，懼不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頴自華陰趨武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泓收捕頴，頴於是

棄母妻，單車與二子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潘頊丘太守馮嵩執穎及二子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無他意。屬虓暴薨，虓長史劉輿見穎爲鄴都所服，慮爲後患，秘不發喪，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穎歿。穎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不怠，論者稱之。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爲穎報仇，遂出穎棺，載之于軍中，每事啟靈以行。軍喪敗，棄棺於故芥中，穎故臣收之，改葬于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禮。司馬順懿弟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王瓌之子也。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間，少有清名，輕財。

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頤可以爲諸國儀表元
康初爲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彤鎮關中石
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頤於諸王爲踈特以
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之前安西叅軍夏
侯爽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冏遣
信要頤頤遣河間國人張方討擒爽及其黨十數人
於長安市腰斬之及冏檄至頤執冏使送之於倫倫
徵兵於頤頤遣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陰頤聞
二王兵盛乃遣長史李含遣方軍廻以應二王義兵
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含方各率衆還及冏

論功雖怒，顓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後舍爲翊軍校尉，與冏叅軍皇甫商司馬趙襲等有憾，遂奔顓，詭稱受密詔伐冏，因說利害，顓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舍爲都督率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長沙王又討冏，及冏敗，顓以舍爲河南尹，使潛圖害又，商知舍前矯妄，及與顓陰謀，具以告又，又乃誅舍，顓聞舍死，卽起兵以討商爲名，使張方爲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方攻商，商拒戰而潰，方遂進攻西明門，又率中軍左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初於洛水

橋西爲管，於是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資。又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又死，方還長安，詔以頤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頤表廢太子單，立成，鄴王頴爲太弟。改年大赦，右衛將軍陳珍奉天子伐頴，颺又遣方率兵二萬救鄴，天子已幸鄴，方屯兵洛陽。及王浚等伐頴，頴挾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壘，掠府庫，將焚宮廟，以絕衆心。盧志諫乃止。方又逼天子幸長安，頤乃選置百官，改秦州，及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頤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衆，奉迎大駕還洛宮，使成都王反。」

郭公自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無復舉手者。顯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穎、總統樓褒、王閏等諸軍，據河橋以拒越。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聞出戰爲根所殺。穎頓軍，張方故壘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衆襲河橋樓褒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剋期奉迎。先遣說顯，令送帝還都，與顯分陝而居。顯欲從之，而方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顯乃令方親信將郅輔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

尋變計更遣刁默守潼關乃咎輔殺友又斬輔顯先遣將呂朗等據滎陽范陽王虓司馬劉琨以方首示默于是朗降時東軍既盛破刁默以入關顯懼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顯乘卑馬逃於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王柳爲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于城內瞻等與始平太守梁邁合從迎顯于南山顯初不肯入府長安令蘇衆勸顯表稱柳病卒輒知軍事弘農太守裴廣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義討顯斬馬瞻等東海王越遣督護糜晃率國兵伐顯

至鄭頤將牽秀距晃斬秀并其二子義軍據有關
中顯保城而已永嘉初詔書以顯爲司徒乃就徵南
陽王模遣將梁臣于新安雍谷車上扼殺之并其三
子

司馬越懿弟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初以世
子爲騎都尉與騎馬都尉楊邈及琅邪王伯子孫俱
侍講東宮拜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加奉車都尉給溫
信五千人別封東海王永康初遷司空領中書監成
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乂固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
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默夜收乂別省逼

越爲主啟，惠帝免。又守事定，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爲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爲太傅，與太宰顥夾輔朝政。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爲左司馬，尚書曹馥爲軍司。旣起兵，楙懼，乃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兖州刺史。越三弟並據一方，任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顥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奉迎，大駕還，復舊郡，率甲卒三萬西次蕭。

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旭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百迎越遇佑於譙裕衆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大懼顛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許狀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錄尚書及懷帝即位委政于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暉之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玖共說曰主上之爲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爲群克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盍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邪遂叱左右斬之以玖穆世家罪止其身

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將荀晞討汲桑破之。越還於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兖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轉荀晞爲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尋詔越爲丞相，領兖州牧。齊兖豫司冀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于鄆城。越恐清河王暉終爲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王彌入許。越遣左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都。鄆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滎陽。召田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瑩討甄。初，東廡公騰之鎮鄆也。攜并州將田甄甄

上黨有才人也。三殺無罪而人心大去。氣斯及之。可不懼哉。

弟蘭、祁濟、李憚、薄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鄴，遣穀蕪州號爲乞活，及騰敗，甄等邀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爲汲郡，蘭爲鉅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望旣渡河，甄退，李憚、薄盛斬固，蘭率其衆降，甄濟、桑軍奔上黨。越自滎陽還洛陽，以太學爲府，疑朝臣貳已，乃誣帝舅王延等爲亂，遣將率甲士三千人入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旣與荀晞構怨，又以頃興事多出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皆泣涕而去。越自誅王延等大，矢衆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穎有憂

國之言越誣以訕謗時政害之而不自安乃戎入見
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充豫以援京師越乃羽檄徵兵
四方皆不至而荀晞又表討越越自領豫州牧專擅
威權圖爲霸業公私罄之所在寇亂州郡擄貳上下
崩離禍結彙深遂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項初元
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第三
子冲奉越後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七

左編

宗類

宋劉義宣

亂

劉義宣高祖子武帝孝建元年爲荊州刺史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有異圖以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爲內兄既至江陵卽稱名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奉帝爲主故其計不行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曰天下屯危禮異

常日劬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一不遵承。質自建康之江州，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慶賞，一不咨稟。擅用溢口鉤圻米臺符，屢加檢詰，漸致猜懼。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義宣腹心將佐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爲義宣子采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遂許之。臧敦時爲黃門侍郎，帝使敦至義宣所，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說。

誘義宣，義宣意遂定。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義宣質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及兗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卽日舉兵。爽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爽使其衆戴黃標，竊造法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遺寶亦勒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魯瑜弟弘爲質府佐，帝敕質收瑜質，卽執臺使舉兵。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爲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惡。義宣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板義宣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

丞相名質西平朱今補車騎名修之皆板到奉行義
宣駭愕喪所送法物並留竟陵不聽進質加魯弘輔
國將軍下戍大雷義宣遣諮議叅軍劉湛之將萬人
就弘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爲謀之後繼秀至江陵
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
矣義宣兼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鎮遠近帝欲奉乘
輿法服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
人乃止以柳元景爲撫軍將軍以王玄謨爲豫州刺
史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以討義宣進據梁山洲于
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

事命僚佐悉稱名以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爲徐州刺史。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修之僞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兵萬人襲江陵。戊申義宣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以子恂爲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鎮江陵。檄朱修之使發兵萬人繼進。修之不從。義宣知修之貳於己乃以魯秀爲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聞秀不來喜曰。滅質易與耳。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魯爽義宣至尋陽以質爲前鋒。

而進。爽亦引兵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將軍沈靈賜將百舸。被質前軍于南陵。質至梁山。列陣兩岸。與官軍相拒。上以將軍薛安都、宗越等戍歷陽。與魯爽前鋒戰。敗之。爽不能進。留軍大峴。使魯瑜屯小峴。上復遣將軍沈慶之濟江。督諸將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封留斷後。慶之遣安都帥輕騎追之。及爽于小峴。爽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爽眾奔散。瑜亦為部下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徐遺寶、犇、東海、海人殺之。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并與書曰。僕荷任。

方而曩生所統近聊帥輕師指往剪撲軍鋒纔及賊
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
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聞其死
皆駭惡柳元景軍于采石王玄謨以臧質衆盛遣使
來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孰太傅義恭與義宣書
曰往時仲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率之旋
踵而敗臧質少無誼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之疆力
此策更妙圖濟其私凶謀果遂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由此疑
之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令萬人取南州則梁山
路絕萬人殺梁山則玄謨不必敢動下宮中流鼓噪

直趣石頭此爲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劉湛之密言于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既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質攻梁山西壘，破之，又遣數千人趨南浦，欲自後掩玄謨。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米脩之斷馬鞍山道，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爲修之所敗，乃還江陵。修之引兵躡之，或勸修之急追，修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王玄謨使垣護之告急于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疆弱不敵，退還姑孰，欲就節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

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捲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爲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請自攻東城。諮議參軍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湛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兩岸。質與劉湛之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斬湛之首。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

兵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煙焰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單舸逆走閉戶而泣荊州人隨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爲亦走其衆皆降散楨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嬖人何文敬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給文敬曰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敬棄衆亡去質先以妹夫羊冲爲武昌郡質往救之冲已爲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于南湖掇蓮實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沉于水出其鼻軍主鄭車兒望見射之中心兵

亦亂至，腸胃糜，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回向江陵，衆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步，脚痛不能前。僦民露車，自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帶州帶甲尚萬餘人。魯秀北走，義宣不能自立，欲隨秀去。乃携子愔及所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懼墜馬，遂步進。竺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馬與之歸。而城閉，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空廩。旦日超民收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

奴誤我秀赴水死就取其首詔右僕射劉延孫使荆
江二州旌別枉直就行誅賞且分割二州之地議更
置新州初晉氏南選以揚州爲京畿穀帛所資皆出
焉以荆江爲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
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疆大故欲分之癸未
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
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
太傅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
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爲津要自來舊
鎮根基不易既有見城浦大容艫於是爲便上從之

既而荆揚因此虛耗尚之請復合二州上不許上惡
宗室疆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
之上使王公八座與荊州刺史朱修之書令丞相義
宣自爲計書未達庚寅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
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從事中郎蔡超等超民兄
弟應從誅何尚之上言賊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
反覆昧利卽當取之非惟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
超民曾無此意觀過知仁且爲官保全城府謹守庫
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
爲重乃原之

唐李重福

李重福，中宗子。高宗時，王唐昌郡。長安求，乃進王譙神龍初，韋庶人譖與張易之兄弟，陷重福，貶濮州貝。外刺史，徙合均二州，不領事。景龍三年，中宗親郊，赦天下十惡者，咸宥流人，得還。重福不得歸，自陳蒼生皆自新，而一子擯棄。皇天平分，固若此乎？不報韋后得政，詔左屯衛大將軍趙承恩、薛思簡以兵護守。睿宗立，徙集州。韋后之臨朝也，吏部侍郎其情貶江州司馬，潛過均州，與重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貶，重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誅。

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爲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繼統。東都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襲殺留守，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西取陝州，東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靈均乃密與愔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愔自秘書少監左遷沅州刺史，遲留洛陽，以俟重福。爲重福草制，立重福爲帝，尊上爲皇季叔，以溫王爲皇太弟，愔爲左丞相。知內外文事，靈均爲左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事。重福與靈均詐乘驛詣東都，愔先供張駙馬都尉裴巽第，以待重福。洛陽縣官微聞其謀，八月庚寅往巽第按問。

重福奄至縣官馳出白留守群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日知獨帥衆討之留臺侍御史李邕遇重福于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告之曰譙王得罪先帝今無故入都此必爲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城使閉諸門重福先取左右屯營日中射之矢如雨下乃還趣左掖門欲取留守兵見閉門大怒火未及然左右管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東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天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溺死日知以功拜東都留守鄭愔貌醜多須旣敗梳髻著婦人服匿車中擒獲被鞠肢保不能對張靈均神氣自若顧

惜曰吾與此人舉事宜其敗也與惜皆斬于東都市
初惜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
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

唐李璘

李璘玄宗子少失母肅宗收養自抱眠之長聰敏好
學貌陋甚不能正視旣封永王領荊州大都督安祿
山反帝至扶風詔璘即日赴鎮俄又領山南江西領
南黔中四道節度使以少府監竇昭爲副璘至江陵
募士得數萬補署郎官御史時江淮租賦鉅億萬璘
生宮中見富且彊遂有闕江左意以薛鏐李臺卿等

爲謀主。肅宗聞之，詔璘還覲。上皇于蜀，璘不從。其子襄成王傷剛鷲之謀，亦樂亂。勸璘取金陵，卽引舟師東下。甲士五千，趨廣陵。以渾惟明、李廣琛、高仙奇爲將。然未敢顯言取江左也。會吳郡採訪使李希言平牒璘，璘因發怒曰：寡人上皇子，皇帝弟，地尊禮絕。今希言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何邪？乃使惟明襲希言，而令廣琛趨廣陵。攻採訪使李成式。璘至當塗，希言已屯丹陽，遣將拒戰，不勝，降於璘。江淮震動。明年肅宗遣宦者啖廷瑤等與成式謀招諭之。時河南招討判官李銑在廣陵，有兵千餘。廷瑤邀銑屯楊子，成式

又遣廣陵卒三千戍伊婁埭。張旗幟大閱士。璘與傷
登陴望之。有懼色。廣琛知事不集。謂諸將曰。與公等
從王。豈欲反邪。上皇播遷。道路不通。而諸子無賢於
王者。如總江進銳兵。長驅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
使吾等名姓叛逆。如後世何。衆許諾。遂割臂盟。於是
惟明奔江寧。廣琛以兵六千奔廣陵。璘使騎追躡之。
廣琛曰。我德王。故不忍決戰。逃命歸國耳。若逼我。且
決死。追者止乃免。是夜銑陣江北。夜然。京華人執二
炬以疑之。隔江望者兼水中之影。一皆爲二。璘軍亦
舉火應之。璘疑官軍悉濟。攜兒女及麾下遁去。遲明

覺其紿復入城具舟楫使傷驅衆趨晉陵謀者告曰
王走矣成式以兵進先鋒至新豐璘使傷僞奇逆擊
之銑合勢張左右翼射傷中肩軍遂敗僞奇與璘奔
鄱陽司馬閉城拒璘怒焚城門入之收庫兵掠餘十
將南走嶺外江西孫訪使皇甫侁兵追及之戰大虜
嶺璘中矢被執死殺之傷爲亂兵所害僞奇逃去

吳孫綝

晉書

孫綝孫堅弟靜之曾孫也綝父緯爲安民都尉綝始
爲佐將軍遷大將軍假節封永寧侯負責倨傲多行
無禮綝以三歲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

疾不朝，築室于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人蒼龍
宿衛，弟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開分屯諸
營，欲以專朝自固。亮內嫌縉，先是五鳳初，蜀使來聘，
將軍孫儀等欲因會殺孫峻，事泄，儀等自殺。死者數
十人，全琮妻公主魯班，諸朱公主魯育與同謀，峻殺
之。至是，亮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朱公主子虎林，
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殺熊及損。
縉入諫，不從。亮遂與全公主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
誅縉、亮妃縉從弟女也。以其謀告縉，縉率眾夜襲全
尚，遣弟恩殺劉承干。蒼龍門外，遂圍宮。縉遣中書郎

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典軍施正勸綝徵立瑯琊王伉。綝從之。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亂。臣未嘗有綝。奉牛酒請休。休不受。賫請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官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符中。與綝分省文書。或有告綝懷恣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綝。綝殺之。由是愈懼。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盡勅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

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將軍魏遊詭休
曰緄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反告緄欲反有徵休
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緄永安元年十二月
丁卯建業中謚言盟會有變緄聞之不悅夜大風發
木揚沙緄益恐戊辰臘會緄稱疾休疆起之使者十
餘輩緄不得已將入眾止焉緄曰國家屢有命不可
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
火起緄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弼也緄起離
席奉布目左右縛斬之以緄首令其眾曰諸與緄同
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閭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

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斷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

晉司馬道子

司馬道子簡文帝子出後琅邪孝王封琅邪王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爲務媯姆尼僧尤爲親暱郡守長吏多道子所樹立旣爲揚州總錄勢傾天下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爲道子寵昵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桓玄嘗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温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于時朝政旣紊左衛領管將軍許榮上

疏諫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
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郎甯之甥以諂事道子甯奏
請黜之國寶懼使袁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
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懼復譖
甯於帝帝流涕出甯爲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嬖
人趙牙出自優倖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諂進
道子以牙爲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參軍牙爲道
子開東第鑿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旣爲
皇太妃所愛親恃寵乘酒時失禮敬帝不能平令聞
人與上疏曰驃騎諮議參軍茹千秋協附宰相起自

微賤竊弄威權，銜賣天官，其子壽齡爲樂安令，贓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姘囑類，傾動亂時，穀賤人餓，流殍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恒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殆至亡命，而恒以酒醉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張設吏佐，疏奏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爲兗州，殷仲堪爲荊州，王珣爲僕射，王雅爲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漸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仕王緒，由是朋黨競扇，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睦，從容言于帝曰：昔

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
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二十一年帝嗜
酒流連內殿張貴人寵冠後宮時貴人年近三十帝
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偏飲
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弑之重賂左右云
因厲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
問安帝幼而不慧寒暑飢飽亦不能辯初王國寶黨
附道子屢爲中丞褚粲所糾國寶起齋伴清暑殿武
帝甚惡之國寶懼遂更求媚于帝而踈道子帝復寵
昵之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劬擲之及帝

明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爲邪媚。道子更惑之，帝
旣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王恭乃舉兵
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兼其從弟。取邪內史緒
悉斬之，以謝于恭。恭即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錄
尚書，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爲
侍中，心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其
先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于府。王恭威震內外，道
子甚思復引譙王尚之，以爲腹心。王恭知之，復舉兵。
以討尚之爲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
州刺史桓玄並應之。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

不討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日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爲己任。尚之爲之羽翼。時相傳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爲征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琰等伐恭。滅之。旣而楊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等發京邑士。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蹂藉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歿者甚衆。仲堪旣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玄屯於潯陽。朝廷嚴兵相拒。內外騷

然詔元顯甲杖百人入殿尋加散騎常侍中書令會
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
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以少
年頓居權重慮有譏議於是以琅邪王領司徒元顯
自爲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
廬江太守張法順以刀筆之才爲元顯謀主自桓謙
以下諸貴遊皆歛衽請交元顯性苛刻法順屢諫不
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至京師
以充兵役既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爲
中軍以討之然道子更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

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塞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因諷禮官下議稱已德隆望重，旣錄百揆，內外群僚皆應盡敬。于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荐興，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歛不已，富過帝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頻不利。道子無他謀畧，惟日禱將侯廟，爲厭勝之術。旣而孫恩遜於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戕于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元顯覽而大愆，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藉門資，素有豪氣，旣并殷楊，專有荆楚。」

然桓庶世在西藩人或爲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
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編戶飢饉公私不贍玄必乘
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奈何法順曰玄
始據荊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逞他計及其如此
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第前鋒而爲下以大軍繼進桓
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爲然遣法順至京口
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
顏色必貳於我未若召而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
不從道子伐桓玄竟以牢之爲前鋒法順又言于元
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

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不繫在前軍而牢之
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
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爲其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
當桓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二三不可牢之
素惡元顯恐桓玄既滅元顯益驕恣又恐已功名愈
盛不爲元顯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強兵欲假玄以除
執政復伺玄之隙而自取之故不肯討玄元顯日夜
醉酖以牢之爲前鋒牢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
元顯遇之公座而已牢之軍溧洲參軍劉裕請擊玄
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曰自古戴震

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爲之盡力、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况爲凶愚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古人射鉤斬袪、猶不害爲輔佐、况玄與君無宿昔之怨乎、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言、與玄交通、中尉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叔父之資、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之二、一朝縱之、使陵朝廷、玄威望旣成、恐難圖也、

董卓之變將在今日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
玄如反覆手耳。但平玄之後，今我奈驃騎何。牢之遣
敬宣詣玄請降。玄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善
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知覺。玄佐與莫不相
視而笑。玄版敬宣爲諮議將軍。于時揚土劍儻茂潛
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絕。公私匱乏。士卒嗷嗷。皆
大將將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遣次
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而玄至西陽。帶戎服，餞
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逃屯國
子學堂。明日列陣於宣陽門外。元顯佐吏多散走。或

言玄已至大析劉牢之遂降於玄元顯廻入宣陽門
牢之參軍張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顯奔入相府唯
張法順隨之問計于道子道子對之泣玄遣太傅從
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於新亭縛於舫前而戮之元
顯荅曰爲王誕張法順所悞於是送付廷尉并其六
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醜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
都使御史竹林防衛竟承玄旨醜殺之

宋劉義康

劉義康高祖子永初元年立爲彭城王文帝元嘉五
年爲荊州刺史揚州刺史王弘與義康二府並置佐

領兵共輔朝政。既弘多疾，且欲委還大權，每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義康意猶怏怏，欲得揚州，形於辭。時以弘弟曇首居中，爲上所親委，愈不悅。弘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自求巽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臥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割三千人。義康乃悅。十二年，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又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爲間已。猜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時義康專秉朝

權湛嘗爲義康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
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
軍卽家爲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
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所親歎曰引之令入入
便噓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停家養病
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帝雖知當有以
解之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護軍府於
西掖門外使近官禁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
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唯後將軍司馬
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輪忌于朝廷

景仁臥家不朝謁，帝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既至，留之累月，帝稍間，將遣還。已下渚，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檀道濟因執之。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南。」

譙王義宣爲江州刺史。義康專總朝權。上羸疾積年。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管奉藥食。非口所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糾討文案。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已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爲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柑。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

三寸領軍劉湛既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上寢不能平。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上陰然之。司徒左長史劉斌，湛之宗也，大將軍從事中郎王履及主簿劉敬文、祭酒孔胤秀皆以傾諂有寵於義康，見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上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未立，康帝獲事，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

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已同者，必百方搆陷之。又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上以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誅其黨劉斌、劉敬文等八人。徙尚書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因大赦，是日敕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勅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義康，以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爲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千數。

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脚疾，以小牀與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爲領軍，嘗謂慶之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頻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上曰：「卿何意？」乃爾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驍騎將軍徐湛之與義康尤親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爲長嫡，素爲上所

禮至是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上乃赦之
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爲上所
重性進利深結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
履徒跣告球球命左右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
日與汝云何履怖懇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
憂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于家義康方用事人爭求
親暱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踈求出爲武陵內史
檀道濟嘗爲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
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淖於二公之難上聞而嘉之
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

餘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爲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使龍驤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義康。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資奉優厚。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王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壽山曰：必無此慮。

若違念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燕，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殷景仁既拜揚州，羸疾遂篤，上爲之刺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癸丑卒，以光祿大夫王球爲僕射，以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以沈演之爲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爲吏部郎，俱參機密。

漢昌邑王

繼統

漢昌邑哀王髡，武帝子，嗣立，卽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群臣議曰：考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

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國除爲山陽郡初
賀在國時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
似人而冠方山冠又人鳥集宮中王知惡之仰天而
嘆曰不祥何爲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
亡之戒大王不說大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
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
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爲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
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汗王坐席王問遂遂
叫然號曰宮室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像也宜畏
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後王夢青蠅

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
矢也以問遂遂曰殿下之詩不云乎管管青蠅止于
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則讒人衆多如是青
蠅惡矣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爲左右如不忍
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爲福乃放逐
之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于廢

漢劉勝

劉勝景帝子封中山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
國行事議者多怨晁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
疆欲削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

去惡除穢
最之百廢
有制何說
之辭

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盤石宗也今或
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
君多事以侵寃建元三年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
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
臣聞悲者不可爲繁欵思者不可爲太息故高漸離
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徊不食雍門子一微吟
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夕每聞窈眇之聲不
知涕泣之橫集也日聽音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
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
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曬夜蟲蟲宵見然雲

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
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讒言之徒。蠹生道遠。路遠。曾
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何
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
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群
臣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
所以流離。比于所以橫分也。以吏所侵聞。于是上乃
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
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
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

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立四十三年薨謚曰靖。

齊蕭晃

蕭晃高帝第四子也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之江中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

先朝念白象白象兒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時。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相圖。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兒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

北齊二高 難

高浚歡第三子也。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射騎。爲文襄所愛。文宣末年。多酒失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阼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御公。

宗室以直
諫懼極刑

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程爲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
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屏處
召楊遵彥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遵
彥懼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
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懇禍謝疾不朝上
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旣至盛以鐵籠與
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溲穢共在一所明
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
悲不覺聲戰帝爲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
浚不睦進曰猛獸不可出穴帝嘿然浚等聞之呼長

廣王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畧，爲諸王所傾服。帝恐爲恐，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樂。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籠，燒殺之，填以石土。後出穴，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寵。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于浚，敕與離絕。

高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即位，在晉陽，群臣請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

令立爲王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百年封樂陵王河清三年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益水承星影而益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教字德胄封以奏帝遂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決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教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人令又曳百年遠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徧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

池水盡赤於後園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壁之乃開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令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尊殺以來嘗懷恐懼宜早爲計帝未決以食饗密迎祖班問之班稱周公殺管叔季友醜慶父帝納其言啟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太后臨哭

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諡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

唐十一李

李上金，高宗子，始王杞承徽三年，遙領益州大都督。鄜壽二州刺史武后疾其母，故有司誣奏削封邑，徙置澧州。义之后陽若可喜者表杞王上金，鄱陽王素節聽朝集義陽宣城二公主，各增秩。由是上金爲沔州刺史，素節岳州刺史，然卒不朝。高宗崩，詔上金素節二公主赴哀。文明元年，徙王澤歷五州刺史，載初中武承嗣誣上金素節謀反，召繫御史獄。上金聞素

節已被殺即雉經七子並流死顯州神龍初追還官爵以其子義珣嗣王

李素節高宗子始王雍授雍州牧方羈州、泮勉自疆帝愛之轉岐州刺史更王郇毋被讒死出素節爲申州刺史乾封初詔素節病無入朝而實不病乃著忠孝論自明倉曹參軍張柬之以聞帝欲省其誣武后滋不悅坐受賂降王郟陽削戶十七徙置袁州禁錮終身儀鳳三年爲岳州刺史徙王許歷三州刺史與上金同追逮赴都道間遭喪哭者謂左右曰病死何可得而須哭哉至龍門驛被絀年四十三葬以庶人

禮子英等九人並誅。惟琳、瓊、璆、欽、古、尚、幼、長、囚雷州。
中宗復位，追故封贈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陪葬。
乾陵，詔瓊嗣王。

李係，肅宗子，封越王。乾元二年，九節度兵潰河北，朝
廷震駭，乃以李光弼代郭子儀總兵關東，而光弼請
賢王爲帥。於是詔係充天下兵馬元帥，而光弼副知
節度行營事。係留京師，史思明陷洛陽，係請行不聽。
帝寢疾，太子監國。張后與中人李輔國有隙，因召太
子入，謂曰：「輔國典禁軍，用事久，四方詔令皆出其手。
矯天子制，逼徙聖皇。天下側目，今上疾彌留，輔國常

久事漢
至此

怏怏忌吾與汝。又程元振陰結黃門，圖不軌。若釋不誅，禍不移頃。太子泣曰：「此工人者，陛下勲舊，而上體不豫，重以此事，得無震驚乎？」願出外，徐計之。后曰：「是難與其事者。」乃召係曰：「汝能行此乎？」係許諾。即遣內謁者監段恒俊、選材勇宦者二百人，授甲長生殿。以帝命召太子。元振以告輔國，乃祀與勒兵，凌霄門迎太子。以難告。太子曰：「上疾亟，吾可死，不赴乎？」元振曰：「赴則及禍，乃以兵護太子，止飛龍廡，勒兵夜入三殿，收係及恒俊等百餘人，繫之幽后別殿。后及係皆為輔國所害。」

李暉憲宗子封禮王憲宗喪太子吐突承璀議復立
儲副意屬暉帝自以穆宗爲太子帝崩之父承璀死
王被殺

李悟憲宗子封絳王敬宗崩蘇佐明等矯詔以王領
軍國事王守澄等立文宗王見殺

李湊穆宗子始王漳與安王同封文宗即位疾王守
澄顯狼引支黨撓國謀盡誅之密引宰相宋申錫使
爲計守澄客鄭注同知之以告乃謀先事殺申錫又
以王賢有中外望因欲株聯大臣族夷之乃令神策
虞候豆盧著上飛變且言宮史晏敬則朱訓與申錫

昵吏王師文圖不軌訓嘗言上多疾太子幼若兄終弟及必漳王立申錫陰以金幣進王而王亦以珍服厚答卽捕訓等繫神策獄榜掠定其辭諫官群伏閣極言出獄牒付外雜治注等懼事泄乃請下詔貶王帝未之悟因黜湊爲巢縣公時太和五年也命中人持詔卽賜且慰曰國法當爾無他憂八年薨贈齊王注後以罪誅帝哀湊被讒死不自明開成三年追贈懷懿太子

李溶穆宗子史亡其母始封安王初楊賢妃得寵于文帝晚稍多疾妃陰請以王爲嗣密爲自安地帝與

宰相李瑋謀瑀謂不可乃止及帝崩仇士良立武帝欲重己功即撻溶嘗欲以爲太子事殺之

李成美敬宗子封陳王初文宗以莊恪太子薨大臣數請建東宮開成四年帝乃立成美爲太子典冊未具而帝崩仇士良立武宗殺之於邸

李滋宣宗子始王夔與慶王沂同封帝初詔鄆王居十六宅與五王處大明宮內院以諫議大夫鄭漳兵部郎中李鄴爲侍讀五日一謁乾符門爲王授經鄆王立爲懿宗乃罷昭宗乾寧三年領侍衛諸軍是時誅王行瑜而李茂貞怨以兵入覲詔滋與諸王分統

安聖奉宸保寧安化軍衛京師天子將狩太原韓建
道迎之留次華州建畏王等有兵遣人上急變告諸
王欲殺建不脅帝幸河中帝驚召建諭之稱疾不肯入
敕滋與諸王不謁建自解建留軍中奏言中外異體臣
不可以私見又言晉八王擅權卒敗天下請歸十六
宅悉罷所領兵帝不許建以兵環行在請誅大將李
筠帝恩斬筠以謝建盡逐衛兵自是天子孤弱矣初
帝使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往見李克用二王還建
惡之又嗣覃王嘗督軍伐茂貞于是劾奏比歲兵纏
近輔諸王階其禍使乘輿越在下藩不得安臣已請

仲康毒殺
諸王天子
情窮用之
也

解其兵，今延單丹三王，尚陰計以危國，請誅之。帝曰：渠至邪？是後三日，與劉季述矯詔以兵攻十六宅，諸王被髮乘垣走，或升屋極號曰：帝救我，建乃將十一王，并其屬至石隄谷，殺之。徐以謀反聞，天下寃之。李裕，昭宗子，大順二年始王德，帝幸華州，韓建已奪諸王兵，不自安，乃請王皇子之未王者，既又殺諸王，因請立裕爲皇太子，釋言於四方。時乾寧四年也。劉季述等幽帝東內，奉帝即位，季述誅裕，匿右軍，或請殺之。帝曰：太子冲孺，賊彊立之，且何罪？詔還少陽院，復爲王。朱全忠自鳳翔還，見王春秋盛，標宇軒秀，忌

之密語崔胤曰王既竊帝矣大義滅親渠可留公任宰相蓋啟之胤從容言如全忠意帝不許他日以語全忠全忠曰此國大事好臣安敢語此此必胤賣臣乃免帝遷洛他日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奈何欲殺之言已泣下自齧指流血玄暉卽摘語全忠全忠恚帝被弑玄暉置酒邀諸王九曲池飲酣皆殺之投屍水中唐自中葉宗室子孫多在京師幼者或不出閣雖以國王之實與匹夫不異故無赫赫過惡亦不能爲王室軒輊運極不遷與唐俱殫然則歷數短長自有底止彼漢七國晉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福云

梁蕭綜

異姓

蕭綜武帝第二子也封豫章郡王遷徐州刺史入爲侍中領右將軍初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宮寵在藩余之亞及得幸于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武帝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慙不見知每出藩淑媛恒隨之至鎮時年十五尚裸袒嬉戲於前晝夜無別妃袁氏尚書令昂之女也淑媛恒節其宿止遇袁妃尤不以道內外咸有穢聲綜後在徐州政刑酷暴詰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怒勉餉以白團扇圖伐檀之詩言其賄也在西州於別

室歲時設席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山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裕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爲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暮出其骨瀝血試之亦既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此綜至魏位侍中丹陽王綜改名纘字德文追服齊東昏斬哀魏太后及群臣並弔八月有司奏削爵土絕其屬藉改子直姓悖氏未及旬日有詔復屬藉封直永新侯及蕭實實據長安反綜復去洛陽欲奔之魏法渡河橋不得乘馬綜乘馬而行橋吏執之送洛陽